

邢根民
著

血祭

XUE
JI

看似平淡无奇的交警生活却充满了艰辛和
险境。面对飞奔的车轮、惨烈的车祸，交警经
受着情与法、生与死的考验。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gnet.cn>

邢根民
著

血祭

看似平淡无奇的交警生活却充满了艰辛和险境。面对飞奔的车轮、惨烈的车祸，交警经受着情与法、生与死的考验。

XUE
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祭 / 邢根民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59-9672-4

I. ①血… II. ①邢…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8839号

血 祭

作 者: 邢根民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奚耀华

复审人: 胡 笏

责任编辑: 李 媛 贺 希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8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y@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张: 21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672-4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血祭·····	1
守望“死亡坡”·····	66
还债·····	130
彩虹桥·····	146
最后的心愿·····	165
警官的荣誉·····	185
编外警察·····	203
乡村交警队·····	213
清明雨·····	231
无冕警官的非常时期·····	260
今夜难眠·····	285
玫瑰酒店·····	298
父亲的退休生活·····	315
后记·····	328

血 祭

我以我血祭忠魂。

——题记

深秋的夜晚，寒气袭人。一阵秋风吹过，原北中队后院的一排梧桐树下落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倾诉秋的悲哀和忧伤。

三十五岁的一级警司张勇军独自坐在梧桐树下的石凳上，双手托着下巴，两道浓眉下扑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棱角分明的嘴唇紧闭，那样子是在苦思冥想些什么。只见他一会唉声叹气，一会耷拉着脑袋，心中似有说不出的苦衷。

我错在哪里了？难道交警正常的纠正违法也成了公路“三乱”吗？不就是个市纠风办的领导吗，纠了你的交通违法还咋啦？上路罚款咋了，那是法律赋予交警的权利，用得着这么小题大作吗？张勇军怎么也想不通今天下午自己犯的啥错误。

下午，根据大队的安排，他带领协勤警李刚、王伟警容严整地在县境内S国道上执勤，依据新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超员超速车辆进行专项整顿。大队要求每个执勤民警要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着想，从严纠正每一项交通违法行为，否则按失职论处。辖区内发生了因超员超速引起的死人交通事故，民警还要负直接责任。因此，他和两名协勤警对每一辆过往车辆都仔细检查，特别关注客车的超员和小轿车、摩托车的超速。

就在他们高度关注过往车辆之际，一辆奔驰黑色小轿车从大老远就超速鸣号疾驶而来，仿佛告诫他们“别挡我，快让道！”

张勇军见状立即用规范的指挥手势示意黑色小轿车靠路右边停车。然而，小轿车司机踩了一下刹车稍减速后，旁边坐的一中年男人却对司机一挥手，意思是别停车。于是，小轿车在张勇军面前又突然加速冲过关卡。张勇军见状立即骑上巡逻摩托车，一边追着一边口头示意小轿车停车接受检查。小轿车并不理睬，依然快速前行。张勇军追出500多米后，用摩托车把小轿车逼到路边，使它不得不刹车停下。

下了摩托车，张勇军恭恭敬敬地向小轿车司机敬个礼，说道：“同志，你严重超速了，请接受处罚。”这时，坐在前排右座的那位戴着黑墨镜的中年男子摇下车玻璃，怒气冲冲地吼道：“长眼了没有，市纠风办的车都敢挡？”

张勇军一向吃软不吃硬，他的倔脾气也来了：“纠风办的车还咋啦？政府部门的车更应遵守交通法规。只要你违法了，我们就有权利纠正和处罚。”

这时，那位中年男子“砰！”地一下猛推开车门，下了车，面部表情十分严肃，一副领导派头。他摘下墨镜，用蔑视的眼光打量了张勇军几眼，终于抓住了什么把柄：“谁让你们在路上乱挡车、乱罚款呢？把你们的票据交来！”说着一把夺过张勇军手中的票据，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证件，朝张勇军眼前亮了一下，说：“我是市纠风办的，正在上路检查公路‘三乱’问题，我看你们就是很典型的‘三乱’，随便拦车罚款，今天非得把你们作个反面典型不可……”

张勇军想辩解几句，却明白和纠风办辩理是白说，遇见这伙人，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眼前碰到这事，只能自认倒霉。想是这样想，但

他心里依然不服气。

那中年领导记下张勇军的警号后，就一头钻进车里，将收缴的罚款票据往车后座一扔，命令司机把车开走了。

还没下班，张勇军就被中队长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通。中队长是个脾气暴躁的大老粗，骂起人来啥话都能说出来，非叫你一条硬汉子也要哭着鼻子走出他办公室。

“你进交警队不少年头了吧？这么多年你白吃蒸馍了？说你不长眼就还真缺心眼，纠风办的车你都敢挡，真是耗子舔猫鼻子不知害怕！小伙，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祸了吗？咱大队正在争创全国公安机关人民满意单位，这几天省公安厅正在公示，你却捅下这样一个大篓子，我看让你小伙吃不了也要兜着走！”中队长铁青着脸，眼睛里似乎在喷火，右手食指在桌面上敲得“咚咚”直响。发了一阵火后，他背过身去，撂下一句份量不轻的话，“你下去好好想想吧，等着看上边咋处理你吧！”

晚饭前，大队督察办同志就来到中队调查此事。张勇军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说给他们。督察办同志作了详细记录之后就走了，临走前要他把事情经过写出来，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态度一定要诚恳，认识一定要深刻到位。

张勇军没有心思吃晚饭，就一个人悄悄溜到中队后院的梧桐树下。这里僻静，他就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眼看就快晚上九点了，可他的头脑里还是一片模糊。他至今也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上路纠违罚款是大队安排的，即就是挡纠风办的车不对，可我也事先不知道那辆车就是市纠风办的，以前也没见过这位纠风办的领导啊！再说，即就是你是上级纠风办领导，难道你就有权违反国家法规吗？交警纠正你就错了吗？退一万步说，即就是真的交警没看清你的身份，挡住了你的车，你好好说一句，别发那么大火，也别那么牛，我张勇军也不是木头，这个面子难道还不给你吗？你认为你官大就可欺负警察吗？哼，叫我说，写检查的倒应该是这些当官的！

深秋的夜漆黑而寒冷。整个中队冷冷静静的，除过已上夜查的六名民警外，只剩下张勇军和两名同样反省的协勤警守着中队大院。

“啪！啪！啪！”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秋夜的宁静。张勇军听到中队

大门外有人叫门，接着是门卫王师傅“咣当”的开门声。

“谁呀？什么事？”

“大伯，你们中队谁值班？刚才井庄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大车与一辆桑塔纳小车撞了，死了两个人，伤了一人，大货车跑了……”

张勇军隐隐约约听到群众报警，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腾”地站起身，大声叫了两位协勤警，开着警用摩托车就迅速朝事故现场奔去。

事故现场位于S国道一半坡处。此坡坡长、弯急、坡陡，曾被过往司机称为“死亡之坡”。沿坡而下有八个急弯，一旁是陡峭的悬崖绝壁，一旁是万丈深谷。事故发生在坡底的最后一个弯道，弯道过后就进入平川路段。借着警车灯光和探照灯，张勇军在現場看到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侧翻在路边3米多深的沟里，车左前部由于强烈碰撞已严重变形了，驾驶室里一中年男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当场死亡，后座位上侧卧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左腿被驾驶员的座背紧紧夹住，血流不止，头部、左臂也有碰撞后的伤痕。由于坡南边就是井庄村，所以村里人听说发生事故后，一些人都围到现场看热闹，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张勇军以前在大队事故股干过几年外勤，由于今年年初原北中队要按上级要求担负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的职责，所以大队经研究，决定让业务过硬、经验丰富的他到中队，一方面给其他民警作业务指导，一方面可带头先期处理一些交通事故。

疏导好交通后，张勇军先察看了一下肇事现场，再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围观群众，就明白了事故发生的大概情况。然后，他们三人进行了分工：李刚、王伟在事故现场两头先作夜间警示，疏散围观群众，保护事故现场；张勇军一边向大队事故值班室报警，一边和围观的几名群众抢救伤者。

从现场情况看，桑塔纳是被大货车左前角顶到路边的沟里的。张勇军撬开后车门，发现老汉还在痛苦呻吟，一手还死死抓着车后门把手，左前额被碰撞后鲜血直流，裤腿也渗出了一片血迹。张勇军用撬杠把驾驶座撬回了原状，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老汉拖出车，然后挡了一辆出租车，迅速朝县医院送去。

二

第二天清早，原北中队召开全体民警大会，主要议题是谈公路“三乱”问题，其实针对的就是昨天张勇军班里的那件事。

中队长坐在会议桌正前方中心位置，铁青着脸，环视了一下会议室，忽然把教导员叫到跟前，小声嘀咕了几句，脸拉得更长了，眼眉拧成了两个黑疙瘩。

教导员把李刚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李刚急急忙忙走出了会议室，开始满院子找张勇军。

本来，今早的会上是要严肃通报批评张勇军和两个协勤警李刚、王伟，还特意安排张勇军在大会上作公开检查，但令人气恼的是张勇军竟临阵脱逃，闪得不见面，让中队长能不气上加气吗？何况，大队还催着要张勇军的书面检查，好给县纠风办交代。

李刚找了一圈也没见张勇军，只好回到会议室，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只好先讲了一通昨天的事，又给张勇军一个“不识码子、不看脸色、不懂变通、不会来事”的定论。然后，郑重宣布了大队的一项决定：经大队队委会研究，给予张勇军停职检查一个月的处分，李刚、王伟两名协勤警予以辞退。

会议一毕，十多名民警就在下边窃窃私语，都为张勇军和两名协勤警鸣不平。但大队决定已下，谁也改变不了，只怪他们三人运气不好，该他们倒霉。

张勇军一觉醒来，已是清晨了。透过窗户玻璃，他看到天色已亮，东方也微微透出了红光。由于昨晚在县医院他帮老人又是挂号，又是和医务人员抬着老人上上下下拍拍片子、包扎伤口、固定骨折了的腿，忙完一切离开医院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所以，他仍觉得有点困意。但一想到还未脱离生命危险的老人，他就再也睡不着了，起床后，匆匆洗漱完毕，又匆匆赶到县

医院。

住院部 305 房间，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医生正在查看老人的伤情，见老人已渐渐苏醒过来，就凑近老人说：“老同志，多亏了这个小伙子啊！要不是他及时送你来，恐怕你的生命就很危险了。”

老人嘴唇动了几下，终于发出了声音：“孩子，谢谢你救了我。”

“老伯，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张勇军对老人的遭遇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同情感，他见老人精神状态很好，问道，“老伯，你能回忆起事故发生时的情景吗？”

老人想了想，就给张勇军讲起一些情况。他叫孙志清，今年六十八岁，是方州师范的退休教师。昨天儿子的妻弟结婚，他和儿子、孙女一块参加婚礼，回到井庄村北的半坡时，一辆大货车在超一辆拉砖的四轮时，由于是下坡，车辆又严重超载，方向打得狠了，车没刹死，就与儿子开的桑塔纳相撞，小轿车被撞翻到坡沟里后，他就觉得自己腿被座椅紧紧地夹住了，头也撞到了左侧车窗玻璃上，然后眼睛就被鲜血模糊了，头脑一乱，就什么也不清楚了。

张勇军又急切地问：“孙伯伯，你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

孙志清眉头一皱，长叹了一口气，告诉张勇军：“大儿子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了，老伴早在文革中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下了岗的二儿子和儿媳，还有十三岁的孙女，眼下出了这么大乱子，要是儿子和孙女有个三长两短，剩下儿媳和我一个孤老头子，往后的日子咋过啊……”

孙志清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张勇军想老人也许还不知道，儿子和孙女已经在车祸中死去了，他还对两位亲人还抱有生还的希望，多么可怜啊！此时此刻，他想安慰他几句，可发觉自己不知不觉也被老人感染得眼眶发热，眼泪直想往外涌出。他背过老人擦掉噙在眼眶里的泪水，安慰道：“孙伯伯，你的遭遇让我很同情，您别难过，保重身体要紧啊！您也放心，这几天我会好好照顾您的。”

“好孩子啊！”孙志清激动地说，右手紧紧地握住张勇军的一只手，不住地颤抖着。

正说着，大队事故股两名民警进来了，他俩向张勇军打过招呼后，又问

了老人一些事故情况，并告诉老人他们已通知他的儿媳妇来医院照看他，说完就走了。

孙志清由于说的话太多了，这会已有点疲劳，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张勇军被停职反省的消息一传开，在方山县交警大队就炸开了锅。大家说的最多的是“张勇军只是替罪羊，牺牲品”，被骂得最狠的就是那位市纠风办的官员，甚至有人愤愤不平地要找新闻媒体理论，让报纸电视对此事好好曝曝光，让群众评评理。交警正常上路纠违就是公路“三乱”？你纠风办官员严重超速行驶就没错吗？违法了不接受处罚不说，还对执法者耍那么大脾气应该吗？

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张勇军什么也不想说。他虽然觉得自己委屈，可只能让泪水默默地流进肚子里。这时，他想的最多的已不是自己受处罚的事，也不是自己和纠风办领导谁对谁错的事，而是在车祸中死去的父女俩，还有那被夹在车里痛苦呻吟的白发老人。他干交警多年了，见到的车祸中死伤者也多了，按说对这种场面应是见多不怪了，可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娃，有山里人那种岩石一般的刚性，也有溪水一般的柔情，别看他上路纠违时挺严肃的，其实对弱者他的心往往是很软的。每逢看到车祸中死伤者家属悲痛欲绝地流泪，听到失去父母的儿童或失去儿女的父母的撕心裂肺地哭喊，他都会暗暗地流下同情的泪水。

张勇军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再忙再累他都不怕，就怕闲着没事干。他爱交警这份工作，更爱干事故处理这份活，如今他被大队停职了，闲着也没事干，还不如协助事故股两名办案民警调查调查这起事故，为老人和他的儿孙们讨个公道。这样他才觉得心里好受些，才能从良心上安慰车祸中的死伤者。想到这里，他换上便衣，骑上自己那辆红色摩托车朝井庄村驶去，开始调查那晚的肇事逃逸的车辆和驾驶员。

他从村子里群众口中了解到，那辆肇事逃逸的大货车是本县车，而且是一辆新买的康明斯，车牌号记不清楚。一位中年妇女还向张勇军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车祸发生后，他在村街道上的路灯下看见一辆蓝色大货车向南

驶去，开车的身穿部队迷彩服，没军人标志，看样子象个退伍兵，年龄顶多二十四五岁……”

张勇军凭着自己在事故股多年的工作经验，在脑海里已勾画出了肇事者的大概轮廓。他决心自己暗中侦察，一定要查清并抓住肇事逃逸者。

三

夜色已深，天阴沉得像灰色的幕布，眼看将要下雨。张勇军怀着沉重的心情骑摩托车从井庄村回到家，妻子翠玲已把晚饭放在饭桌上，十岁的儿子丹丹已钻进被窝睡着了，妻子和岳父坐在客厅看电视。

“你回来了，我去把饭再热一下。”妻子笑着对他说，“爸等你一会了，有事要说。”

张勇军向岳父打过招呼后，顺手沏了杯热茶递过去，然后坐在岳父对面，问：“爸，啥事那么急？”

“勇军，听说昨天晚上井庄村坡上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情况现在咋样？”岳父试探性地问道。

“死了两个，伤了一个，都是一家人，很惨啊！”

“那肇事的车呢？”

“跑了，交警队正在调查。”

“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只听说是个大货车，开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哦！”岳父脸上露出一丝惊慌，但马上又掩饰过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看起了电视剧。

张勇军猜想岳父可能是为熟人打听此事，而且一定清楚肇事者的情况，但他肯定不会给他透露的。他也不想问，只是观察岳父的问话动机。

过了片刻，岳父想了想又问他：“要是肇事者被抓，交警队会怎样处理呢？”

张勇军觉得岳父的话有点情况，就心不在焉地说：“如果民事赔偿能到位，我想不会有啥事的，但前提是必须投案自首，否则逃逸者是要被判刑的。”

“那你看能赔多少钱呢？”岳父追问。

“说不太准，两个死者都是居民，估计至少也得二十万，还不算伤者住院治疗费。”

岳父就这样拾了个底，心里也稍稳了些，问了问勇军其它事，就起身要告辞，临走时叮咛张勇军：“勇军啊，我只是替别人打听一下情况，这事到时你给咱帮帮忙啊！少不了麻烦你的，啊！”

他从岳父刚才的表情和眼神中看出了一丝忧愁，这种忧愁他从未发现过。送走岳父，张勇军简单地吃了晚餐，洗了脚，就倒在床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自和中学同学翠玲相恋、结婚、生子十多年来，自第一次见到岳父之后，张勇军就对岳父一家人产生了好感。记得他第一次见岳父时，未婚妻翠玲只是把岳父叫到S国道路边，指着路上戴白警帽、白手套、扎白腰带的张勇军让父亲看，又把他叫到父亲面前让父亲过目，两人都同时露出了纯真的笑容，岳父见他热得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手擦额头上的汗，竟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他让他擦汗，使张勇军受宠若惊。他结婚时，岳父知道他的父亲早年去逝；体弱多病的母亲供他上完大学又参加了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所以他和翠玲结婚时岳父非但没要张勇军花多少钱，反而自己贴钱张罗着酒席。用岳父的话说，他只图他张勇军的诚实、纯朴、精干、懂礼貌的优点。他和妻子结婚后，岳父对他十分关心体贴，象他的亲生父亲一样时常来家里动手帮他们打扫房间、做做饭，给小两口送菜送面送油甚至送钱，让张勇军感受到了失去多年的父爱。

妻子翠玲受父亲感染，对张勇军更是投入了全部的爱。她高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县棉纺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苦活累活争着干，加上她心灵手巧，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和标兵，让张勇军也很自豪。翠玲不仅工作上是人尖子，家里更是勤快人，做饭洗衣裳照顾孩子样样都做得井井有条，不让张勇军操一点心。即使一九九八年纺织厂关闭，她下岗后，也很少有怨言，在做好家务的同时，还蹬上三轮卖过菜、卖过饼、卖过针织品，要不是儿子丹丹生病需要她照顾，她还会干下去的。

岳父和妻子对他张勇军的恩情让他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张勇军在交警

大队工作这么多年来，岳父从没麻烦过他一次，连走后门放车、罚款之类小事也没麻烦过他一次。妻子曾告诉过他，岳父怕影响他的工作和与领导同志的关系，亲戚朋友让他找女婿说情的事都被他一一挡了回去。可这次岳父却为别人打听事故的事，而且第一次张口让他帮忙，让张勇军觉得这次岳父说情真是万不得已，再不就是替说情的那个人和他确实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什么关系的人才能让岳父这样拉下脸面向女婿求情呢？张勇军猜想至少是他的亲人。难道是他的唯一的儿子卫平吗？卫平是岳父唯一的儿子，今年才从部队退伍回来，他在部队就是汽车兵，他想起妻子前几天曾说过卫平的部队驾照还没换成地方驾照，想从交警队开个驾驶证被扣的假暂扣凭证，他好拿着这暂扣证暂跑车。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事，出了事担不尽的责任，所以没给他办成，结果卫平对他这个姐夫很有点意见。想到这里，张勇军觉得事情有点不妙，可他从未听岳父和妻子提起过妻弟买车跑运输的事啊！

张勇军想问妻子卫平是不是买了车，可扭头一看，劳累了一天的妻子早已进入了梦乡，他有点心疼她，便关了床头灯入睡了。

四

下午，大队长雷浩把张勇军叫到办公室，问他检查写得怎么样，县纠风办催着要。张勇军说自己还没写。结果被大队长狠狠地训了一顿：“张勇军啊张勇军，你怎能把组织的决定当耳边风呢？你捅了篓子，还要让我跟着你背黑锅，你说你还想把大队害到什么样子？实话告诉你，三天之内再写不出检查，就考虑你在公安机关能不能干？”

出了门，张勇军窝了一肚子的火，委屈、烦躁、苦闷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他来到一个饭店，独自喝了两瓶啤酒，以酒浇愁，之后，就骑着摩托车往回赶。出了县城，路上很黑，往来车辆穿梭如流，由于怕出事，他骑得很慢。

张勇军的家离原北中队不远，离县城大约三公里，要沿S国道往北直走。就在张勇军要下国道往家的方向右拐时，他借着对面远远汽车的大灯灯光，忽然发现一个人躺在路上，路旁倒着一辆自行车。

又是一起肇事逃逸事故！张勇军心里马上一紧。他看见一辆辆过往车辆都绕过路面上的人而过，虽然交通有点堵塞，但仍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救人。警察的责任感驱使他毫不犹豫地停下车，过去扶起那人。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人已昏迷不醒。他立即挡了一辆出租车把人扶上去，在地面上用砖块刻下伤者的倒地位置，然后，用手机向大队事故股报了警，就让出租车把人送往县医院，他骑车跟在后面。

张勇军与人把中年妇女抬到急诊室，经初步检查后，伤者头部被撞出一个伤口，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浸染了上身毛衣。

中年妇女伤情很重，处于昏迷状态。由于没有家属来为她办理医疗手续，张勇军身上又没装多少钱，所以医院没人敢担经济责任。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让活人死去吗？要知道，她死了，等于毁掉了一个家庭，她的丈夫、孩子、父母能不悲痛吗？

正当张勇军一筹莫展时，一个护士忽然告诉他，伤者裤子口袋里有个电话本。看过电话本，张勇军才知道她叫韩巧萍，是方山县印染厂的下岗职工。她的电话本里面有家里电话。张勇军喜出望外，忙掏出自己的手机，按电话本上的家庭电话号码拨打，半天也没人接。他又按里面的电话挨个拨打，一个叫二虎的青年男子接了电话，当张勇军告诉他韩巧萍出了车祸，正在县医院住院。二虎说他马上就到。

不一会功夫，急诊室进来两个小伙子，一看满脸血迹、昏迷不醒的韩巧萍，都同时喊着“姐！姐！”。

张勇军把情况给兄弟俩说清楚，自称叫大虎的男青年到交费处交钱去了，这时张勇军才和二虎把伤者抬到手术室。

一个多小时后，手术做完了，伤者已基本脱离生命危险，但头脑仍不清醒。张勇军见伤者没生命危险，长长地松了口气。他走下楼，推着摩托车往医院大门就走，忽然被二虎一把挡住：“哎，你先别急着走，把事说清楚了再走。”

“说什么啊？”张勇军有点纳闷。

“怎么啦？撞了人想溜，是吗？我看你小子是不想活了！”二虎一把抓住张勇军衣领，拳头握得很紧。

猪八戒倒搭一耙的事张勇军听得多了，可从没亲身经历过，想不到今晚让他真的遇到了。他心里一下子来气了：“你这小伙，你把事情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好吗？可别胡乱猜疑啊！”

“啪！”二虎一拳打在张勇军脸上，张勇军嘴角立刻流下了鲜血。二虎还要抡第二拳，被赶来的大虎挡住了。二虎一边推大虎，一边指着张勇军脸说：“不是你撞的人，那你干吗把人送到医院？世上哪有你这样的人？告诉你，在没弄清楚谁撞人以前，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张勇军没想到自己这下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口难辩清。

“哼，咋了，不说话了，闻着你一股酒味就知道你没干好事！”二虎突然挣脱大虎的手，一把从张勇军手中抢过摩托车钥匙，把车骑到医院住院部大院上了锁，警告张勇军说：“今晚你不拿三千块钱来，休想推走摩托车！”

张勇军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镇静了一下头脑，心想：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咱没有撞人，有什么可怕的？他给二虎撂下一句话就走出了医院大门：“车你先押着，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晚上，韩巧萍经过一个下午的休息和打点滴，头脑渐渐清醒了，人也恢复了神志，说话也不太吃力了。她疑惑地问大虎。

“大虎，我是怎么被送到医院的？”

“是那个骑摩托车的把你送来的，他撞了人还想溜！”二虎抢先回答姐姐的问话。

大虎没给他好脸地说：“你先别找人家出气，事情还没弄清，乱说啥啊！”然后又问韩巧萍：“姐，你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说说是怎么回事。”

韩巧萍开始边回忆边说：“那天傍晚听县交警大队一位姓王的交警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姐夫他们的车出事了。我见二虎和新媳妇刚回到岳父家，大虎你又不家，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急冲冲地往县医院赶。由于天太黑，路上车也多，走到收费站北十字路口时，我借着后面的车灯看见对面一辆黑色小轿车突然从一辆大货车后插到路中间，然后就直朝我撞来，车灯一照，我眼前一黑，就被小车撞倒了。我当时只觉得头上直冒血，迷迷糊糊看见那辆小车停了一下，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么说，还真冤枉了那小子？”二虎这下瞪起了双眼。

“你看，我让你把事弄清了再说，你就性子急。”大虎埋怨二虎的鲁莽。

“姐，那姐夫、小宝和老爷子现在怎么样了”二虎紧张起来。

“我还不知道，你们先到交警大队或县医院打听打听，啊！”

“好，我这就去交警队，哥，你就在医院里打听、问问医生啊！”二虎拔腿跑出病房，骑上摩托车就直奔交警大队。

在县交警大队二虎恰好碰到张勇军和两名民警在说事，他才得知张勇军原来是交警。他觉得自己当初冤枉了他，就把姐姐说的肇事小轿车的情况透露给了他，顺手把摩托车也还给了张勇军。

大虎通过门诊医生很快得知姐夫和小宝已在医院太平间的冰棺里放了三天了，老爷子也正在医院住院，听说生命还是保住了，就是一条腿骨折了。

大虎不敢把真相告诉姐姐，怕姐姐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正在他拿不定主意时，只见二虎急乎乎地走进病房，哭丧着脸扑到姐姐身上：“姐，姐夫和小宝他们都死了，呜呜……”

韩巧萍听后一下子又昏了过去。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大虎真想扇二虎两个嘴巴，埋怨二虎不该这么冒失地告诉姐姐事情真相。兄弟俩一边呼唤着姐姐，一边喊医生。

经过医生一阵紧急抢救，韩巧萍终于清醒了过来。待她情绪稳定后，大虎、二虎就和她商量着给丈夫和女儿办丧事的事。商量结果是肇事者已跑了，反正这几天也逮不回来，只能自己先埋葬亲人，放得太久了也不好。

两天后，丧事办得很简单，就在县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仪式。那天，孙志清由于腿不能动没有参加。

五

张勇军回到家里，夜已深了。妻子翠玲坐在客厅沙发上已睡着了，电视里还在播着广告，儿子丹丹已上床睡觉了。

听见开门声，翠玲马上醒了。她揉了揉眼睛，看到丈夫一副无精打采的